

■ 新鲜观点

从“缺席的在场”到“在场的缺席”——浅析AI时代摄影的本体边界

◎ 都布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全面介入影像生产,影像供给空前丰沛,创作门槛大幅降低,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摄影本体的深层焦虑:当图像的生成不再必然依赖一台相机、一个现场、一次快门,我们该如何理解“摄影”?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摄影的元命题。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其摄影札记《明室》中把照片的本质界定为“此曾在”,即照片中的那个东西,确曾立于镜头之前。被摄者此刻已经缺席,那个瞬间已被时间带走,但通过照片,他又以特殊的方式重新在场。这就是“缺席的在场”,照片是缺席者的在场证明。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从符号学给出了更“硬核”的解释。照片属于索引符号,它与对象之间存在物理的因果联系,光从物体反射,穿越空间,作用于感光材料,留下痕迹。绘画可以描绘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摄影不能。这不是技术的局限,而是摄影成立的前提,正是这条因果链赋予摄影独特的权威。照片之所以能在法律、新闻与历史记忆中充当证据,不是因为它清晰,而是因为这条链。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做的,是斩断这条链。它不记录光,而是演算光。它依靠深度学习对海量影像数据的拟合,能够瞬间完成

光影优化、细节补全,乃至凭空生成一张最“像照片”的图像。它模仿的是摄影的效果,而非摄影的成因。

于是,一种可称为“在场的缺席”的新结构出现了。光影、质感、景深悉数在场,连颗粒与噪点都可精确模拟,唯独那个“曾在”缺席了。2023年那张流传的“五角大楼附近发生爆炸图”便是典型。它的烟雾、构图、光线不符合人们对新闻照片的期待,甚至一度引发市场波动,而那场爆炸从未发生。这正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影像不再指涉现实,而指涉关于现实的影像。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说机械复制时代“灵光”消逝,而AI图像在原作都不曾有,只是一次没有发生的显影。

危险不止于认识论,更在于伦理。因果链一旦断裂,观看的默然契约便被改写。我们不再问“这是否真的发生过”,而只问“是否好看、是否有效”,摄影由此从见证降格为修辞。更需警惕的是它对见证者的剥夺。战地记者、灾难记录者、为弱者发声的纪实摄影人,他们所冒的险本身就是图像价值的一部分。若同样的画面可以在安全的房间里生成,真实见证的分量便被稀释,那些以风险换来的影像,其重量也随之被抹平。受损的不是某一张照片,而是一种行为。

但这并不构成摄影的终结,而是摄影的一次自我澄清。摄影的价值长期被“像不像”“美不美”的外观标准所遮蔽。生成式AI在“像”与“美”上比多数人更快、更省力,这恰恰形成一次倒逼。当外观可以脱离现实被批量供给,摄影不得不回答那个一直被搁置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它不可替代的?

答案不在图像的外观里,而在图像的生产条件里。不可替代的是那个“此刻”,有人在那里,冒着风险,作出判断,按下快门。身体的在场、时间的不可逆、选择的承担,三者构成摄影的本真。1991年,解海龙在安徽金寨一间昏暗的教室里遇见苏明娟,那双抬头望向镜头的“大眼睛”之所以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不只是因为构图精准,更因为镜头另一端确实坐着这样一个孩子,那次真实的相遇经由图像传导,最终汇入希望工程,改变了她的命运。这样的重量,生成式AI无法演算。也许它能生成一张同样动人的“大眼睛”,却生成了那个孩子、那次照面,以及其后被真实推动的现实。罗兰·巴特说“刺点”的力量源于“它曾经在那里,而且它将要死去”。它不来自构图,而来自一个不可逆时刻留下的不可逆痕迹。摄影的本体由此从“图像的制作”回归到“相遇的事件”。

由此,两种影像的关系需要重新勘定,不是以一方取消另一方,而是相互勘界。生成式AI把“像”的生产推到极致,反倒为摄影划出了它真正的领地。摄影的回应不是拒绝技术,从银盐到数码,从暗房到算法,它每一次都因技术而重生;它要在新的条件下守住三条底线。其一,可溯性,如实标注、来源可查、不篡改关键事实,这不是技术规范,而是摄影安身立命的契约;其二,价值重心从“成像”转向“在场”,让摄影人的身体、立场与责任成为作品不可过渡的部分;其三,重建观看素养,从“看图像”到“问来源”,追问谁在那里、在什么时间、以何种代价。当观看者重新提出这些问题,因果链才得以在另一端被接续。

概率演算处理的是“大概率的样子”,摄影的价值却常藏在“小概率的真实”里,就像那道不期而遇的光,那双偶然抬起的眼睛。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要义不是构图完美,而是这一次重合不可预测、不可重复,它根植于世界的偶然性,而非数据的统计性。所以摄影的未来不在于拒绝技术,而在于承认有些东西是概率演算不出来的。那个有人在那里、冒着风险、按下快门的“此刻”,不是统计的结果,而是一次决断、一次冒险、一次与世界的真实相遇。

■ 热点快说

AI越廉价,真实越珍贵

◎ 王川

最近,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电影《奥德赛》热度居高不下。除震撼的视听效果与跌宕故事情节之外,一段拍摄幕后更引人深思。为完成电影中不到一分钟的海上戏份,诺兰团队将一艘115英尺的木船拖到苏格兰外海,把演员马特·达蒙绑在桅杆上,静静等待真实海浪袭来。浪涛翻涌,船体剧烈颠簸,演员产生真实的晕船反应,浑身湿透,在海风侵袭下不住发抖。这些生理反应并非刻意表演,而是真实环境带来的客观结果。

以当下的技术条件,诺兰团队完全可以借助AI,在短时间内就能渲染出高清画质的影像,模拟出“演员于冷海之中瑟瑟发抖”的效果,画面构图工整、细节精美,还无须让任何人承受严寒与危险。但诺兰依旧选择奔赴真实现场,用摄像机记录真实环境下人本能的反应,以及环境独有的气息。

这鲜明反差,折射出当下视觉行业的现实:AI大幅拉低精美影像的生产门槛,能够批量产出华丽的光影奇观;而奔赴现场、扎根现实的创作,反倒越发稀缺可贵。

诺兰对实景与真实体验的坚守,发生在虚构电影的创作语境之中;而对于新闻摄影这门以记录真相为天职的纪实影像门类,“在场的真实”不只

是创作追求,更是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摄影记者奔赴事件现场,用亲身见证守护时代的客观真相。

洪水来袭时,AI可以生成救援人员跳水救人的画面,却无法体会现场泥水刺骨的寒冷,感受抢险时分秒必争的紧迫;市井变迁报道中,AI可以合成老街烟火图景,却捕捉不到普通人不经意间流露的喜怒哀乐;面对突发事件,AI能够渲染紧张氛围,却无从见证事件真实发生的过程。一张合格的新闻照片,背后是奔赴、蹲守、观察与等待,是摄影记者身处事件现场,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后按下的快门。画面光影可以被模仿,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现场氛围,是算法无法凭空捏造的。

AI影像的“廉价”,体现在它可以无限复制、轻易篡改,缺少可供追溯的现实根基,而新闻摄影的珍贵,首先来自不可伪造的证据属性与史料价值。实拍影像的每一帧,都是感光介质对真实光线的物理留存,带有独一无二的物质印记;新闻摄影的每一张实拍作品,同样标注着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信息,是可以核验、可供存档的视觉档案。在新闻传播当中,照片不只是好看图片,更是事件的视觉证据。AI生成图像没有现实事件作为依托,再精美也只能作为创意素材,不能承

担纪实取证、历史留存的功能。

回望国内新闻摄影发展历程,大量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全部建立在记者亲临现场的基础之上,这些影像成为不可替代的时代物证。抗战时期,摄影师沙飞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长城前线实地取景,拍下《八路军战士在古长城》。这张照片被大量印刷传播,成为唤醒民族斗志的视觉符号。倘若没有摄影师到战斗现场,仅凭AI演算,永远复刻不出战争年代真实的硝烟氛围与战士的精神面貌,更不可能诞生这份承载民族记忆的史料影像。

灾难报道领域同样印证着现场的价值。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摄影记者杨卫华第一时间挺进震区废墟,在满目疮痍的现场捕捉到“敬礼娃娃”郎铮的瞬间。被困的小男孩从废墟中被救出,虚弱地抬起右手,向救援人员敬礼致谢。这张照片传遍全国,成为灾难之中人性光辉的缩影。

除客观记录之外,新闻摄影不可替代的还有扎根现场而生的人文温度,这一点同样可以在诺兰的实拍理念中找到呼应。诺兰坚持实景拍摄,正是因为真实环境会赋予演员更真切的情感反馈,让表演拥有算法模拟不出的呼吸感与生命力。新闻摄影亦是同理,摄影记者置身现场,看见普通人的

悲欢,感受时代的脉搏,在纷繁复杂的现场中捕捉决定性瞬间。AI依靠海量数据拼接画面,它懂得什么是“好看”,却不懂人间的苦难与希望;它可以渲染悲伤或者喜悦的神态,却无法共情普通人真实的命运。抗洪现场沾满泥浆的手掌、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复杂的眼神、街头平凡劳动者疲惫却坚毅的身影,这些照片或许并不具备AI画面那种极致完美,却带着生活的粗粝与温度,拥有穿透屏幕直击人心的力量。这种来源于现实的共情,不是几个提示词就能定义出来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AI的工具价值。就像后期特效辅助诺兰的电影创作一样,AI同样可以服务新闻摄影,用于调色、素材整理、辅助构思,以此提升工作效率。但工具永远不能取代创作内核。AI可以降低视觉生产的门槛,却无法降低追求“真实”所要付出的成本。一分钟便可生成的AI画面,赢在效率;耗费巨大代价完成的实景实拍,胜在真实。放到新闻摄影上,算法可以模仿纪实影像的外壳,却替代不了摄影记者抵达现场的脚步。观察世界的眼睛、忠于真相的职业信仰。

诺兰的选择,不是拒绝新技术,而是守住一条创作底线。技术浪潮滚滚向前,影像的获取越来越容易,廉价的虚拟图景随处可见,但真实的价值不会贬值。越是AI泛滥的时代,“人在现场”就越是不可替代。镜头背后的奔赴、见证、共情与求真,才是新闻摄影跨越一次次技术迭代,留给时代最珍贵的视觉财富。

(上接1版)

第三重内核:摄影作品著作权的“有限独立性”

摄影师对其拍摄的照片,无疑享有著作权,但这是一种有前置限制的著作权。你的摄影作品权利,不能建立在侵犯他人(如建筑师)在先著作权的基础之上。这就好比,未经许可对一首有版权的乐曲进行改编,改编者虽对改编歌曲有版权,但公开使用改编歌曲仍需原作者许可。因此,摄影师无法以“我对我的照片有版权”为由,对抗建筑作品著作权人的侵权指控。

因此,拍摄地标建筑是否侵权的核心判定公式可概括为:拍摄对象(是否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使用场景(是否在公共场所)+使用目的(是否商业营利)+使用方式(是否影响原作市场)=法律风险等级。其中,商业目的是最关键的“风险放大器”。

实战工具箱 商业化拍摄建筑景观的合规路线图

对于需要将城市景观、地标建筑纳入商业创作的摄影师,回避不是办法,系统性的合规管理才是正解。

第一阶段:拍摄前——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

1. 识别“高危”目标
并非所有建筑都受版权保护。风险较高的目标通常包括:近现代由知名建筑师设计的独特建筑、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当代雕塑/公共艺术、仍在

著作权保护期内的著名历史建筑(其修复后的特定外观可能受保护)。对于纯粹功能性的、缺乏独创性的普通建筑,风险较低。

2. 初步权属调查
尝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建筑的设计方、业主方。大型地标建筑的设计版权往往由设计事务所持有或已通过合同明确归属;博物馆、剧院等文化机构的建筑,其管理方通常是版权事务的对接方。

3. 评估使用风险
建筑的视觉形象是否是画面中不可或缺、清晰可辨的核心元素?商业广告的发布是否可能让人产生“该建筑代言了此产品”的关联联想?如果答案都是“是”,则必须寻求授权,尤其是当摄影作品用于产品广告、品牌宣传片、商业图库销售等高风险场景时。

第二阶段:拍摄中——技巧性规避与证据留存

1. 运用创作技巧进行“合理规避”
局部与抽象化:不拍摄建筑全景,转而捕捉其有特色的局部细节、肌理、光影,使其难以被明确指认为特定受保护作品。

角度与透视:通过仰拍、俯拍、利用前景遮挡等手法,弱化建筑作为“可识别作品”的整体性。

作为纯粹环境背景:确保建筑在画面中占比很小、处于严重虚化或远景位置,仅作为交代地理环境的元素存在,而非画面的审美焦点。

2. 保留创作过程的证据

对拍摄现场、拍摄角度、成片与原始场景的对比进行记录,以备在可能发生的争议中,证明自己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或作品具有较高的转换性(即赋予了原建筑新的表达、意义或信息)。

第三阶段:使用前——授权获取与合同保障

1. 主动寻求授权

对于商业用途的高风险项目,最安全的方式是主动联系版权方(设计机构、业主管理方)获取书面授权。授权合同应明确:

授权范围:具体的使用媒介(如户外广告、网络、印刷品)、地域、期限;使用方式:对建筑形象的使用方式描述(如作为背景、是否允许剪裁);授权费用:一次性买断费用或基于使用范围的许可费;

保证与免责:要求授权方保证其有权进行授权,并承担因授权瑕疵导致的第三方索赔。

2. 在委托合同中转移风险
如果是受客户委托进行拍摄,务必在《拍摄服务合同》中加入权利担保与侵权责任条款。明确约定:“甲方(客户)应确保拍摄方案中所涉第三方作品(如建筑、雕塑)的使用已获得合法授权;如因使用该等素材导致任何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由甲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乙方(摄影师)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从而将审查义务与法律风险转移给发起商业使用的客户方。

第四阶段:争议发生后——理性应对与权利抗辩

在收到侵权通知时保持冷静,稳妥起见,应立即暂停涉嫌侵权的使用行为。首先,核实对方权属证明的有效性,回顾自己拍摄和使用的全流程。然后,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评估自己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如使用性质、占比、对原作品市场影响等),收集对自己有利的一切证据。下一步,积极寻求与对方谈判解决,可以就“过往使用”达成一次性补偿协议,并要求获得“未来使用”的正式授权,将关系正常化,多数此类纠纷以协商解决为主。最后,如果真的陷入诉讼阶段,抗辩点可能集中于:主张该建筑外观独创性不足、主张使用属于“合理使用”、主张对方未尽到充分的权属证明义务或就赔偿金额进行合理抗辩。

结语

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是公共空间里凝固的风景,也是法律视野中需要被清晰“对焦”的权利客体。这份规则,并非意在禁锢创作的视野,而是为了厘清创作与权益之间那条微妙的分界线。它提醒我们,“公共场所”不等于“版权公有”,明晰“合理使用”与“商业侵权”之间的那道分水岭,是当代职业摄影师必须内化的素养。这份认知,不是为了束缚灵感,而是为了让每一次按下快门都能在坚实的权利基础上释放价值,让每一幅融入城市意象的作品,都能在尊重在先创作的前提下,成为我们自身著作权的坚实资产。

■ 一鸣摄想

以执着为魂：纪实摄影创作的多维思考

纪实摄影创作特别需要提倡执着的精神。只有执着,才会有水滴石穿的成果。在我们的身边有太多这样鲜活的例子。比如,朱宪民一辈子执着于纪实摄影创作,记录黄河两岸、中原大地,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发展和变化。他的代表作有《黄河中原人》《中国黄河人》《黄河百姓》《躁动》,等等,这些成就的取得就两字:执着。

纪实摄影人倡导执着的精神是有必要的。朱宪民也曾说过,“摄影人光热爱摄影是不行的,还必须要酷爱”。笔者觉得他说的“酷爱”也是执着的同义义词。

要克服重重困难

纪实摄影绝非坦途一片。它不像商业摄影,有着明确的目标和预设的场景,一切都可随心所欲,精心安排。纪实摄影是行走在真实世界的边缘,去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去记录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困难如影随形。

自然环境的恶劣常常是纪实摄影人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冰天雪地;无论是狂风呼啸的高山,还是潮湿闷热的雨林,纪实摄影人都要义无反顾地前往。他们背着沉重的摄影设备,在艰难的地形中跋涉,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为了拍摄到一张满意的照片,他们可能会在恶劣的环境中等待数小时,甚至数天、数月、数年。

社会环境的复杂也给纪实摄影带来了诸多挑战。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特殊的社会群体中,纪实摄影人可能会遭遇误解、排斥甚至威胁。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与被摄者沟通,建立信任关系,才能获得拍摄的机会。有时候,为了拍摄一个敏感的话题,摄影人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但他们从未退缩,因为摄影人深知纪实摄影的意义在于真实地记录社会,为历史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纪实摄影人用坚守和勇气,突破重重障碍,将那些被忽视的角落和群体的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比如,笔者的《海南“慰安妇”》《自梳女》海南“半拉子”》等都是拍摄了很长时间的摄影专题,其中,《自梳女》更是花了26年的时间才完成。在拍摄这些敏感题材时,摄影人不仅需执着,更需保持敬畏与共情,避免消费苦难。

要挖掘心灵深处的灵性

纪实摄影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每一幅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都蕴含着摄影人独特的情感和思考,是灵性在镜头前的绽放。

挖掘心灵深处的灵性,需要摄影人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能力,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背后的不平凡。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都可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含义。摄影人要能够捕捉到这些瞬间,将其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影像,还要对所拍摄的对象进行深入思考,要有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从而在作品中传达出更深层次的信息。

此外,摄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摄影人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水平。通过阅读各类相关书籍、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参观展览等方式,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灵感来源。特别是在AI时代到来的今天,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尝试新的拍摄手法和表现方式,用独特的语言,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融入

作品中。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的纪实摄影作品,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摄影人心灵深处的灵性。

意愿与非意愿的因果互成

在纪实摄影创作中,意愿和非意愿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所谓意愿,是摄影人基于明确的目的和主题,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拍摄。摄影人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主动去寻找拍摄对象和场景,通过构图、光线、色彩等元素的运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这一创作方式能够让摄影人更好地掌控作品的风格和主题,使作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所谓非意愿,则是在拍摄过程中,摄影人本能地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场景或瞬间,这些场景或瞬间并非摄影人预先设定的,但却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情感冲击力。这样的创作往往能够给摄影人带来惊喜和启发,为作品增添一份意外之景,或可成为整个系列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甚至改变摄影人的创作方向。那种发现和惊喜是和个人的遗传基因和艺术修养紧密相连的。比如,贵州纪实摄影家陈志军的《茶马古道》,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异常鲜活,而出于作者意愿的编辑逻辑则赋予了这些碎片以叙事的灵魂。

因此,摄影人在进行纪实创作时,一方面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随时捕捉那些非意愿的灵感瞬间,将其融入作品中,丰富作品的内涵和整体表现力。同时,拍摄过程中的灵感和启发,也可以促使摄影人调整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方向,进行更有深度的创作。

重构现实世界

摄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媒介,具有特殊的语言和表现方式。纪实摄影人要通过摄影媒介的特殊语言,重构现实世界,让观众看到不同于肉眼所见的真实。

摄影的语言是重构现实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合理的构图,摄影人可以突出主体,引导观众的视线,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情感。光线和色彩也是摄影媒介的重要语言元素。不同的光线条件和色彩搭配可以传达出不同的情感和信息。

此外,摄影的瞬间性也是其独特魅力所在。纪实摄影人要在瞬间捕捉到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的画面,将现实世界中的一刻定格为永恒。这个瞬间可能是人物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也可能是自然现象中的一个精彩瞬间。通过摄影的瞬间性,摄影人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引发人们对生活的珍惜和对人生的思考。

笔者认为,执着是纪实摄影创作的灵魂所在。在纪实摄影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重重困难,但只要怀揣着执着的精神,就能够克服一切障碍,不断前行。摄影人要挖掘自己心灵深处的灵性,用独特的视角和情感去记录现实世界;要把握好意愿纪实和非意愿纪实的关系,让作品更加丰富和多元;要通过摄影媒介的特殊语言,重构现实世界,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打动人心的影像。在AI生成图像泛滥的时代,执着于真实记录的摄影人,也是在守护人类记忆的防线。



黄一鸣 纪实摄影家,摄影评论人,作家。



黄河凌汛,山东 1996年 朱宪民 摄



短暂休息的马帮人,开阳县 2021年 陈志军 摄